

基本館藏

馬列主義教育叢書

192412

III

女教師的筆記

福麗達·維格道珍著 相魯之 王懋堅譯

(修訂本)



正風出版社印行

★
馬列主義
教育叢書

III

女教師的筆記

(教育兒童的經驗)

荷麗達·維格道洛娃著 相魯之 王懋堅譯

正風出版社印行

Ф. А. ВИГДОРОВА
ЗАПИСКИ УЧИТЕЛЬНИЦ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1950

馬列主義教育叢書

III

女教師的筆記

著者	福麗達·維格達洛娃
譯者	相魯之 王懋堅
出版者	正風出版社 上海滬池路100號
印刷者	協興成印刷所 上海江寧路1080弄71號
出版期	1952年10月第一次修訂初版 1953年1月第一次修訂四版

★ 有 版 權 ★

書號 129 印數 10001—15000

定價 208



福麗達·維格道洛註像

目次

作者小傳

譯者序

一	略歷·薩文喀夫·····	五
二	最可愛的人·····	一一
三	獨步之路為兄弟·····	四九
四	到達沙·葛勒不工作·····	六三
五	來往信件·····	七四
六	費世·與喀喀夫·····	八五
七	吉瑪·與喀喀夫·····	一〇一
八	葛歷·與喀喀夫·····	一三九
九	新朋友·····	一五二

附註：蘇聯男女姓名註釋

作者小傳

霍麗達·阿博·莫溫娜·維格達洛娃一九一五年降生於奧爾沙城（白俄羅斯）的一個教師家庭中。在莫斯科初級中學與師範學校畢業後，曾在馬克尼托高爾斯克任教師。及至在莫斯科列寧師範學院畢業後，即在莫斯科第六一（學校）擔任高年級俄文與文學。從一九三八年起先後在真理報及少共真理報兼任新聞記者工作。關於教師、兒童、城市與鄉村學校曾有論文及短評多篇。

維格達洛娃與裴則爾尼喀娃合著之十二位勇敢者一書於一九四八年出版。以偉大衛國戰爭時期鮑克洛夫斯克村地下少先隊組織的活動，充作該書之實際材料。

一九四九年其小說四年級丙選入三十二年文藝年鑑。其內容係敘述一位蘇聯青年女教師的初步工作。本版火花叢書係由四年級丙摘印數章而成。

譯者序

本書係一九四九年蘇聯報刊小學教學經驗的一部特出的著述，也是關於兒童教育的一部精彩作品。由於以下幾點，我們認為有譯出的必要：

一、蘇聯一般社會人士對於教育的重視。本書主角瑪琳娜·尼古拉埃溫娜（顯係作者化名）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學校特寫以後，從各城市，各省縣，甚至遼遠邊區，都紛紛來信諮詢、商討、建議。其中包括職業與年齡不同的各民族人士。就此種事實，足證蘇聯社會人士對人民教育的關心。

二、從這本書內可以看到作者對於教育兒童的負責精神。作者把學生成績的優劣，視為自己的成敗。對於學生一切不當的意識與行為，都不辭勞苦地予以糾正。她教導學生不僅限於教室以內，而且利用一切機會隨時隨地注意學生的一切活動和表

現。這種誨人不倦的精神，是值得我們介紹的。

三、作者教導兒童的方法。每個學生有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遭遇，因此他們的個性自然不一。她根據每人所處的環境及其個性，進行個別施教，使每個學生都發揮他的優點，一切缺點也能得到及時的糾正。

一九五〇年我們將這本書譯成中文，出版以後尙蒙讀者歡迎，深感榮幸。現在，爲了高度對讀者負責，趁此書六版之際，我們又根據原文逐句校訂一遍，唯原作生動活潑，趣味盎然，而譯者固於其中，恐仍有未能充分表達原文情調的地方，尙希讀者惠予指正。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一 喀歷·薩文喀夫

——同走吧，我現在介紹您和學生們認識認識。——教導主任安納托利·吉米

特列維赤·溫諾格拉道夫說：

——我自己去，可以嗎？

他向我注意地凝視着：

——沒想到……那，好的，您去，但是請您切不要發燥。

於是我拉開門走入教室，我看到全開着的窗子，窗外是鮮明的蔚藍天空和對面的紅色房頂，而近處竟分辨不清哪是學生的面孔，哪是教室的牆壁；學生中有幾個站起來了，其餘的依然坐着不動，我默默地站在教桌旁邊等候。其餘的學生陸續地、慢慢地、混合着桌椅的移動聲也站起來了。

——你們好！坐下！——我很不自然地高聲說，甚至聽不清楚是我自己的聲音了。

我的喉部發乾，耳朵裏發響，提高了嗓子，好像我是站在一羣烏合之衆的面前喊叫一樣；我繼續往下講，我說明我的姓名，以及我們要研究的功課。

最初他們還聽我的，接着就不聽了。我看到在最後一排桌子那裏有兩個學生左右擺動，坐在左邊的那個男孩子隨便談話，甚至連聲音都沒有降底；他們根本沒有顧忌我是否聽見他們的談話聲。

——請肅靜些！——我要求他們。

他們很注意地，甚至很驚奇地看了看我，沉寂了一回，不過一秒鐘，他們已經又喧嚷起來了。其中有一個是黑黑的眼睛，寬寬的額部，具有一幅活潑伶俐的面孔。另一個是金黃色的頭髮，瘦細的身體，淺藍色襯衣的領子圍繞着他那細而長的脖子自由跳動，兩隻眼睛很有神，而且總是笑咪咪的。

我把文選拿在手裏，用很低的聲音開始誦讀。這篇小說的標題是：『平民與貴人』。學生的喧嚷依然繼續着。坐在離黑板較近的學生因聽到課文中有趣的一段而發出了笑聲，對誦讀才漸漸地開始用心聽。

肅靜些，你們不要妨礙聽講！——有人干涉，發出不平之鳴。

我表面上表示，似乎是全未介意，依然繼續誦讀。下面也慢慢地肅靜起來；只有讀到滑稽的地方時，才發出誠意的笑聲。

我讀完了，學生現出興奮和喜悅的神情；他們對於這篇小說的滑稽結論頗感興趣，並且以急不能待的表情注視着我，似乎想問：以後怎麼樣了？

……在這第一節課中，我作了不少的錯誤；我沒有點名，沒有發表任何序論。在上課前所準備的一切，其中許多沒有照辦。在這第一節課中使我領會了一個簡單而必要的常規：如果要學生靜聽，不一定要喊叫。關於這一點，在師範學院的講義裏，甚至主講教授法的教師都從未談過。

還有許多簡單，普通的原理，我在那幾天中領會了。雖然爲時已久，但是這種深刻的記憶，似乎是昨天的事一樣。

第一次驗寫證明了：全體學生簡直是文盲，許多時間不得不化費在彌補已有的缺陷上。遂在下次上課課時，我們開始檢查第一次驗寫所犯的種種錯誤。

爲什麼你將『熊』這個單字中的字母『堪』，寫成『宜』了呢？——我問萬年·維魯奇克。

他默然。

告訴我，什麼叫『字根』？

對於這個問題萬年回答得躊躇而且明確。

那，現在想一想：在『熊』這個單字內是什麼字根？——我繼續問。

『蜜』和『引進』。
陶歷·高留諾夫在自己的座上以滑稽和愉快的好奇

口吻高聲叫喊。

雖然這是完全不按規則（他應當先舉手，經我許可後，方可回答），但我顧不得指責他，全體對於陶歷的簡單發現都笑了：在單字中註明了狗熊會尋找蜂蜜，都認為很有趣昧。

我乘機給學生們作了「一段簡短的『講述』」：

——我們中間或者有人認為：文法是一件事，而識字又是一件事，兩者不相關聯；甚至以為不懂文法，也可以寫得正確。這種想法是不對的。若是單純地硬記定理，而不澈底瞭解其內容，像萬年這種記法，自然難有成效。若是領會了定理的真義，且能牢記在心，等到你寫字時，一定不會發生錯誤。誰若知道「手套」的字根是「手指」，決不會將字母「埃」寫成「宜」。

——還有「頂針」呢？它也是往指頭帶的東西。——陶歷又喊了。

——「戒指」也是。——還站在黑板前面的萬年也乘機說。

——是的，是的！大家看看，知道了單字的來源和它的含義，是怎樣的有趣味。

我們中間每個人，自然，早就知道枕頭是放在耳朵下面的一件東西。你們說說，還有那些單字用同一字根？

『手桶』！（用木板製成之圓桶，兩邊各突出一板，上有圓孔，橫穿以木棍，以便手提。因突出之兩板似耳，故俄國人名之爲『雙耳桶』。——譯者註）。

——耳機子！

——大耳朵鳥（蝙蝠）！

陶鑒又以其發現引起我邦同學們的注目，他恹恹張張地喊道：

——耳光子！

——這是很簡單的字根。——我肯定地說——誰能猜透：『節約家』這個單字的字根起源於什麼？

稍停之後，有幾個學生猜透它的含義了：這裏有兩個字根！『屯積』和『家』。

——收買了，他就囤積起來！

從這天起，我們並不單純地學習文法，我們發現了一般單字的「秘密」，在這個問題上很感興趣。

漸漸地我都認識他們了。從不能分辨一羣學生的姓名起，逐漸認識了面目。因此我的點名冊有了生氣。

每次進入教室，我首先看一看第一排靠近窗子的那一端。那邊坐的是薩沙·葛易和陶歷·高留諾夫，他們兩個是時刻不離的朋友，並且常以愉快的神情從事學習。再無他法可以形容。在他們的面孔表情上，我常可以看到我的意思的反映：他們和我共同的考慮，我所講的，好像他們都是自己曾身歷其境的，所以他們和我共同所想的往往恰相吻合。薩沙·葛易是個積極、果斷的男孩子。而陶歷·高留諾夫可稱為「窈窕」，他簡直很像一個女孩子。矮矮的身材，既瘦而且孱弱，他常常憤怒和臉紅。全班同學對他都很客氣與愛護。但是我總覺得——我自己不能解釋這點——似乎對於這個男孩子，我們還有不瞭解的地方。當他有所思索時，他的眼睛總是很慎重和堅決地

注視着。

我已經知道，鮑歷·列文有突發的「怪脾氣」。他生氣時簡直和公鷄一樣：滿臉發紅，全身發抖，甚至連頭髮都直豎起來。他有時對小說中他所不喜歡的角色生氣，有時見下兩生氣，因為又妨礙了他下課後在操場上打球，有時因斷了皮鞋帶而生氣：我已深刻認識了和藹的阿列沙·歷賓寧。常想瞭解：這個沉靜而不令人注意的學生，怎樣博得了同學們對他的信仰，為什麼他們都喜歡他，而且無聲地聽從他？

按名字我都知道自己的全班學生了。然而，的確還沒有深刻地瞭解他們，但是我 and 全班學生友誼是日益鞏固了。

有一次我們讀契可夫著的萬加，曾發生了這樣一段故事。我帶到教室裏一部幻燈，這篇小說在學生的眼前活躍起來了。第一幅放映的是一條長橋，上面放着一張桌，旁邊一個男孩子跪着。另一張：老頭子君士坦丁·米哈義洛維赤披着他肥大的皮外衣，繞着宅院打更，再一幅是女主人用青魚打萬加的臉。接着是森林，一片滿蓋着冰